

# 一个老报人的青葱岁月

□ 李胜金

时间很快到了十月，党中央粉碎了“四人帮”，不久又下发了“四人帮”罪行材料，为了在广大农村和工厂进行宣讲“四人帮”的罪行，安康地委把编写宣传材料的任务交给五十七干校。校长高文都找我谈话说：“小李，你来自报社，这次编写宣讲材料的工作交给你，写出初稿后，我们组织几个人一块讨论，定稿后上报地委，现在把中央文件交给你，根据文件内容，编写出通俗易懂，适合农民、工人口味的材料。同时不能走偏中央文件精神，不能遗漏‘四人帮’的罪行。”应该说要求还是挺高的。这一周不用下地干活了，坐在屋子里编写材料。大概用五天时间完成了初稿，约2万字，初稿交给高校长，五十七干校领导班子进行了讨论，基本按我的初稿内容，排版印刷成了小册子，在全区农村和工厂进行宣讲。这一项工作完成得比较好，高文都校长很满意，同时他对我也留下了一个会写文章的印象。五年以后，他极力推荐我进地委办公室工作，这是后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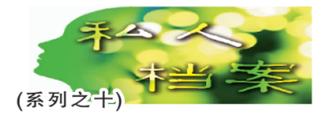
因为非常珍惜这一来之不易的工作，七年多时间，我基本上没有请过

假。1973年春，我父亲患了肝硬化腹水，住进医院。住院一个多月时间，我没有拉下一天的编辑任务。白天我爬在病床上编辑稿件，晚上陪父亲挤在一张很窄的床上睡觉。报社领导和同事看在眼里，一直夸赞我既是孝子，又是劳动模范。凡是比较艰苦的采访任务，我都是第一个报名。1974年秋天，陕西、四川、湖北三省要在镇坪县召开三省森林保护联防会议。可是因秋雨连绵，到镇坪县的公路因大雨塌方而中断，编辑部派我去采访大会。镇坪县政府派一位名叫戴思明的同志来接我，我们先坐车去湖北竹溪县城，再坐一天车去竹溪县鄂坪乡，然后再步行两天到达镇坪县红阳公社。第一天从鄂坪区走到下辖的鲜花公社。鲜花公社名字鲜艳，动听，可地处穷乡僻壤，深山老林，孤零零一排房子算是公社驻地，周围没有老百姓，晚上到了公社，吃了几个洋芋算是晚饭，公社干部非常热情，点上煤油灯，抽烟喝杆杆酒，一块问东问西，山南海北聊天。他们平时很少见到外地干部，才这样新

鲜。其中一武装部长居然拿出一支半自动步枪。跟我说，明天玩一天，我去打猎，回来招待你们。一边说一边摸枪。突然“砰”一声枪响，一股旋风吹地，煤油灯立时熄灭了。屋内一片漆黑，六七个人都默不作声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半天，同行的戴思明喊道：“老李，你在哪？”他害怕武装部长一枪把我崩了。因为武装部长一直跟我谈话，坐的最近：“我说呢，先点灯，看是啥情况。”有人摸黑把灯点燃了，端上煤油灯逐个一照，所幸人人都健在。武装部长回过神来，满脑勺门的汗，说：“谁动了我的枪，子弹上了膛，不关枪栓，我若不是枪口向上，那就祸害大了。”一枪把楼板房顶打穿了，也把我们打散了，各自回屋睡觉，第二天一早，戴思明砍了两个棍子，煮了几个洋芋，我们就上路了，武装部长不见了，肯定不是去打猎，而是羞于见面。

1975年春天，编辑部派我去汉阴县北区药王公社中坪大队驻地采访。中坪大队党支部书记丁哲品是地县两级先达标兵，省级模范共产党员，当时报社要求

驻队干部自己带被褥、行李。从县上出发那一天，县委书记王全福送我，他看见是一辆装满炸药的拖拉机，拖拉机车头上只能坐两个人，一个司机，一个押货人。我的被子，行李已经放在拖拉机上，而且我必须也坐在拖拉机上，那个押货人怀里还抱着几百只雷管。王书记大发脾气，批评县委宣传部如此安排上级派来的人，同时喊来工业局、农业局、交通局的人，说你们把炸药雷管一车装，几吨炸药，几百雷管，山路弯弯，凹凸不平，发生爆炸，损失巨大，谁来负责？王书记命令，拖拉机只拉炸药先走，雷管留下再送。让我们住一晚，明天坐他的车。王全福书记是一位老干部，“文革”中任军分区宣传科长，上校军衔，我是安中学生，年轻娃，不知天高地厚，曾找他辩论过有关课题，因此结识。



# 化龙山水中精灵

□ 严共昭



走进化龙的任意一条河流，在滩口的石隙间，或水下洞穴里，耐心仔细观察，就会发现一种灰褐色的爬行动物。别看它一动不动，可你只要一伸手或有影子晃动，它就不见了踪影。即使侥幸捉住了，也只让你瞬间兴奋，因为它会很快从你手中溜走，伴随着婴儿般的啼哭声，消失在河流的深处，只在你手上留下一层滑不唧溜的黏液。它就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——大鲵，因叫声似婴儿啼哭，当地老百姓都叫它娃娃鱼。

它的模样稀奇古怪，体大而扁平，一般体长582-834毫米，头体长310~585毫米，最大个体全长达2米以上。前肢四趾，后肢五趾，趾间有蹼，有一短而侧扁的尾巴，不知者还以为它是鱼，它在水中用鳃呼吸，上了陆地便用肺兼皮肤呼吸。虽然在化龙山区并不稀奇，却是与恐龙同时代生存的珍稀物种，也是现存最大的两栖类动物，被称为“生物活化石”。

它生性狡猾，善于伪装，总让自己的体色和周围环境保持一致，又喜欢躲躲藏藏，让你不易发现，且体表光滑、无鳞、布满黏液，遇到危险可以轻松溜脱。它是种极其耐饿的家伙，在清凉的水中，两、三年不进食也不会饿死，又是一个暴食族，一顿能吃掉自身体重五分之一的东西，也因此总是有足够的耐心等待猎物的出现。

它昼伏夜出，白天在河里、沟里，在水质清澈、含沙量不大、水流湍急且有回流的洞穴中呼呼大睡。到了夜晚，才会悄悄溜出来，在滩口石堆中，静静地等候猎物的出现。它的嗅觉极其灵敏，填补了视力不好的缺陷。依靠嗅觉，洞察猎物的方位，偶尔鱼虾不小心路过，便凶猛地发起突然袭击，张开大嘴，用又尖又密的牙齿，紧紧地咬住猎物，然后活活地吞下去，慢慢在胃里享用。

入夏时分，河、沟边成了避暑的好去处，大鲵也会在这个时候赶来凑热闹，它悄悄地浮出水面，爬到对岸柳树

下的石头上，享受黄昏时刻的丝丝清凉。在这悠闲的时光里，往往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。看似漫不经心，却能感知四方，伺机而动，伴随着婴儿啼哭般的叫声，一只跟着凑热闹的癞蛤蟆早已命丧黄泉，那声音和着清流的哗哗声，徐徐拉开了夜幕，也开始了大鲵新一天的生活。

大鲵很懂生活，以水生昆虫、鱼、蟹、虾、蛙、蛇、鳖、鼠、鸟等为食，吃荤不吃素，吃的都是高蛋白的水生动物，故最大体重超过百斤。上天还赋予它修养身心的特殊本能，一半以上时间都在凝神静养，故而寿命高达130岁，成了两栖动物中的高寿者。

别看它头硕嘴阔、四肢粗短、身材扁平、面相不太雅观，却很在意风水，对居住环境有着极高的要求，有污染的水不入，水质不清的不去，濯无洞穴不安家，所以选择了化龙山这个山清水秀的地方，在这里安家落户，一住就是3亿多年，世世代代，生生不息。

在化龙山水域中，与大鲵长相极其相似的两栖类动物，还有巫山巴鲵和秦巴巴鲵。巫山巴鲵体长133~200毫米，以水生昆虫及其幼虫和虾类、藻类为食。秦巴巴鲵体长119~142毫米，白天多隐藏在溪流边或附近的石块下，主要捕食昆虫和虾类。

两栖纲动物是一种原始的物种，属于鱼类和爬行类的过渡物种，对环境的适应力较差，由于滥捕滥杀和环境的破坏，数量急剧减少，身价一路攀升，化龙山水域的大鲵、巫山巴鲵、秦巴巴鲵，都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。

如果说大鲵是化龙山地区海拔千米左右水域的王者，巫山巴鲵和秦巴巴鲵，则是海拔千米以上水域的王者，它们凭借特有的两栖类本领，统治着化龙山区的水中世界。



# 盛开的八瓣梅

□ 俞嘉元

看着院子里的花，没开的正好，曾祖母没有什么话要说，笑呵呵地从怀里掏出一包小饼干来递给我，我俩边赏花边吃着，日子过得好不惬意。一年又一年，又是一年秋收时节，奶奶带来了那时盛行的小吃：冰棒，“太硬了，太冰了。”曾祖母说。她将冰棒都留下来给我吃。到现在我还记得那冰棒的滋味：葡萄味的，冰冰凉凉的。那年过后，我期待着第二年的秋收，还有葡萄味的冰棒。

第二年的秋收如期而至，却再也没有葡萄味的冰棒了。曾祖母的院子从未那样热闹过，曾祖母一生养育了十个儿女，十个儿女都来了，还有儿女们的后辈们也来了。从前坐在院子里的身影没有了，此时的曾祖母静静地躺在冰棺里，我想一定很冷很冷的，没有太阳的温暖，怎么会不冷呢。大人们抱我上前，要我最后再睁一眼曾祖母，我不肯上前，我不敢看曾祖母。大人们无奈，将一段小红布系在我的衣服上，意味戴孝。第二天，第三天，奶奶很忙，忙着招呼前来吊唁的宾客们，没有时间管我，我一个人在席上穿梭着，手里拿着大人塞给我的点心。邻居家的小孩也抢我手中的点心，妈妈说：“一块点心罢了，快让人家吧。”不知怎的，这几天一直没有掉一滴眼泪的我突然泪如雨下，我知道再也没有甜甜的点心里，院子里盛开的八瓣梅和葡萄味的冰棒了。

但是日子总要一天天地过下去，清明雨季，我们又一次相遇，这一次你在里头，我在外头，我们不会在一起赏花，吃点心了。好在我们还回忆，还有珍贵的回忆。清明的祭拜完成，我们一行人收拾完东西打道回府。在院子里，我看到几盆八瓣梅开得正好。我诧异地看向奶奶，奶奶也很惊讶：“想不到八瓣梅的生命力如此顽强，不仅一年四季能盛开，而且妈走后这么久，没有人照看它们，它们也能活得这样好啊！”

我歪头看着它们，思来想去，花开得这样好，活着的人也应该像这八瓣梅一般，活得更好。

深秋，再次回到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，父母已去世多年，家中的大哥热情接待我们，好吃好喝端上桌，兄弟之情倍感浓烈。在家人热情挽留下，我在屋里住一宿，一头躺在床上酣然入梦。半夜时分竟梦到去世的爷爷，他在稻田里忙碌地耕种水稻，稻米飘香。

酒醒后，已是早饭时间，我简单地吃了点早餐，独自一人向着爷爷曾经耕种的稻田走去。稻田距离月河不到500米，土地是沙土地，土层薄不存水，耕种的玉米、豆类、蔬菜等经济作物产量不高。当年在划分承包土地的时候，村民们都争先抢占土质肥沃，灌溉方便的坪坝田地，种植小麦水稻稳产高产。我家势力单薄，家底不盈实，父亲曾被打成“右派”，分地时自然会被另眼相看。爷爷是个忠厚之人，心胸开阔，他不争不抢不闹，把没人要的大亩河滩地让村上丈量给家里人耕种，面对白眼和讥笑，爷爷忍气吞声，不屑一顾。山里姊妹多，母亲又多病，父亲在偏远小山沟里的粮站上班，家里的重担就落在了爷爷身上。他勤劳持家，每天起早睡晚，把这亩河滩地收拾成稻田实属不易。沙地里的小石块和硬土疙瘩很多，爷爷披星戴月，将一个石块一个石块的拣出来，有时手指被尖锐的石块划伤，爷爷嚼碎桑树叶敷在手上，然后又忙碌起来，长此以往他的手指严重变形。只有到了节假日，我们兄弟几人才能给爷爷当帮手。爷爷心疼我们的，尽量让我们干些轻活，自己却把担挑子的重活扛下。我们小心翼翼地捡着石块和土疙瘩，很快就装满了箩筐，挑子很沉重，爷爷弓着腰

# 想念

□ 邓胜利

生活中，我们常常为生而欢喜，却对死没有准备，可是明天和意外，永远不知道哪个先来。他在去年的冬天因急性高血压突然去世，令人猝不及防。那是我长这么大，第一次面对身边至亲的离世。

可能是因为与他相处时间不长的缘故，也可能是因为他常常沉默寡言，一副没有存在感的样子，我与他的感情并不十分地深。在他的葬礼上，我一直都很沉默，只是静静地做着别人觉得我该做的事，戴孝、上香、磕头、守夜，没有那么多的痛哭流涕与悲痛欲绝。只是奇怪的是，一向胆小、害怕看到尸体的我，竟然可以一个人和他待在一起，没有丝毫的害怕与恐惧。葬礼结束之后，我仍按部就班地生活着，他的离世对我似乎并没有多大的影响。

可是慢慢地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我才发现，原来他的存在，早已遍布我的生命，对他的记忆，早已深入骨髓。那些与他相处的时光，不需回忆，却总能被轻而易举地唤醒，仿佛他从未离开。我仍会突然想起他。

下课回宿舍的路上，室友突然说起了沿途看见的绿意盎然的竹子。在她的描述下，那一片新绿仿佛就在我的眼前。于是，我也看起了竹子。茂密的枝叶遮住了头顶的烈日，偶有几缕调皮的日光在枝叶上跳舞，点点光斑在这个地面上纵横交错。不知为何，看着眼前的竹子，我想起了他。在我的记忆里，他擅长手艺活。家中的物件，大到装衣服的斗柜，小到洗锅的刷子，他都会做，而且件件精美结实耐用。这其中，他最擅长编竹篮。粗壮的竹子经过他的双手变成了条条纤细的竹条，手指翻飞间，竹篮便已完成。那些竹篮装着蔬菜、农具，载过幼年的我，甚至成为修建新房的第一笔启动资金。而那双手，在无数次的蹂躏下布满了伤痕，手掌也磨出了厚厚的老茧。伤痕与老茧在那双手上交织，绘出他勤劳而艰苦的一生。他走后，老家二楼的房间里还有他曾收拾的竹条、藤条、绳子，它们静静地躺在那里，仿佛仍在等候一双手赋予它们新生，但它们再也等不到了。

仲夏，天气变得闷热，冰冰凉凉的西瓜是解暑的最佳饮品。吃着手中的红色果肉，我又想起了他，想起了去年那个惬意的夏日。那时的我已经收到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，特地跟父亲回老家准备告诉他这个好消息。高三一整年因为学业繁忙，我基本没有回过老家，也很久没有见过他了。我回去的那天，他仍和往常一样沉默寡言、不苟言笑。天气炎热，妹妹不堪忍受，便嚷嚷着要和他一起去摘西瓜，这时我才知道他种了西瓜，便也与他们一同前往。到了地里，我发现自家种的西瓜其实都还没成熟，它们小小的，比手掌大不了多少。小西瓜被严严实实地包裹在多层绿叶里，就像一个熟睡的婴儿。要不是他，我和妹妹根本就找不到它。他说现在西瓜太小，过几天再摘，可心急的妹妹怎么等的了。捧着小西瓜在回家的路上，他说着对我的期许，希望我在大学继续好好学习，不要贪玩。那时的我，只顺着手中的西瓜，厌烦他的唠叨，丝毫没有顾及他的感受，体谅他的辛苦。可现在，西瓜还在地里静静地长着，那个为我种西瓜的人却永远不会回来了。

电影《寻梦环游记》里说，人的一生会死亡三次：第一次是呼吸停止的那一刻，这是从生物学角度的死亡；第二次是举行葬礼的时候，这一刻你的身份将会在这个世界上抹除，这是从社会学角度的死亡；第三次是这世界最后一个记得你的人死亡，这一刻才是真正的死亡，从此以后不会再有人知道你来过这个世界。我的爷爷，在去年的那个夏日，从生物学上、社会学上，他都已经死了，但在我心里，他却从未离开，一直在陪伴着我。死亡从来都不是生命的终点，遗忘才是。

我的爷爷，他是一个普通农民，生于农村，长于农村，终于农村。这世间，有太多的繁华太多的美好他还未曾见到。作为一个无神论者，我从不相信世上存在天堂，但现在，我却热切地期盼在我看不见的地方有另一个美好的世界。我希望他，我的爷爷，可以在另一个世界中快乐地生活，去好好享受他未曾见过的繁华与美好，我很好，您放心。

株株种子训练成一名庄稼医生。第一年爷爷的稻田就喜获丰收，每株稻穗黄灿灿的，果实压弯了枝头，收获后，大米晶莹透亮，稻香诱人，做出的米饭筋道耐嚼，软糯香甜，唇齿间弥漫着悠长的稻花香。全家人吃着米饭兴高采烈，爷爷还送一袋袋新米送给城里的亲戚品尝。水稻连续多年丰产，村里许多人羡慕不已，爷爷种稻使用的肥料，全部是家里的农家肥。爷爷还有一个捡拾牛粪的习惯，经常在牛羊集中放牧的地方捡拾牛粪，堆成小山似的山包，经过风蚀雨浸，发酵后成为稻田的最佳肥料。稻田里的病虫害很少，不用农药防治，周围村民的稻田病害泛滥，种出来的水稻产量低，品相差。此后，爷爷种稻的事儿在村民中留下了很好的口碑，爷爷种植的水稻很是走俏，每年收获时节，我们家的房前屋后都停满了城里人上门收购大米的车。

现在我非常怀念爷爷的稻田，他的六亩河滩地已荒芜多年，地上长满了杂草。爷爷也离世多年，他的稻米让我明白了世事沧桑，懂得了万事沉静，稻米在厚重的大地上散发的恒久之香，让万千生命绽放着馥郁芬芳。我所能做到的怀念，就是不随意糟蹋一粒粮食，做人做事以一粒米的温度，把过往写在大地上，让心灵之舟漂泊致远，行走于人世間。



# 爷爷的稻田

□ 李永明

吃力地挑着，步履艰难，汗水湿透了衣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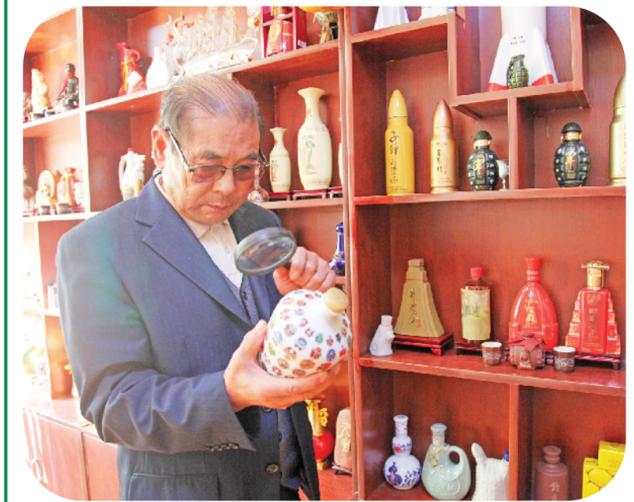
家乡的河流每到汛期就脱缰的野马横冲直撞，肆意地冲刷着大地。洪水冲垮了河堤，冲毁了农田，经济作物被冲得七零八落，乡亲们的收成受损。洪水过后，河堤已是千疮百孔，爷爷把一筐筐石块和土疙瘩倒进了水毁堤段。大哥偷懒，把石块和土疙瘩倒进了别人家的田坎上，被爷爷发现后，狠狠地批评了哥哥，并让我们兄妹几人把倒进的石块和土疙瘩重新捡起，倒进河堤水毁处。还教育我们，不能损人利己，做人处事不要鼠目寸光，不要为蝇头小利损害感情。在爷爷的带领下，我家的六亩河滩地的石块和土疙瘩全部捡完了，地里一下子平整了很多，上面要覆盖一层厚土才能耕种水稻，这垫土活工程量巨大，困难很多，家里人泄气了。

夜深人静，爷爷一个人抽着烟袋，在院子里走来走去，烟袋不离手，盘算着这六亩河滩地如果种上水稻，能收获几千斤稻米，全家人不仅能吃上白米细粮，还能出雇请了村家用。爷爷不顾家人的反对，雇请了村里几个壮劳力，互相换工。他还把陪伴自己半辈子的纯烟烟袋卖了钱雇人，把月河里的淤



# 七旬老人与他千余件酒瓶

□ 赵久刚 文/图



走进家住白河县城区狮子山滨河大道的73岁退休干部柴敦益家，房内摆放着大大小小千余件酒瓶，宛如一家酒瓶博物馆。

柴敦益老人收藏酒瓶已有20多个年头，在收藏酒瓶的过程中，他悉心研究酒瓶的文化特征，根据酒瓶的形制进行分类，首先是材质不同，有陶瓷的、玻璃的、竹子的、皮子的、金属制品的、木制的、葫芦的，等等；其次大小、色彩、生产地、年代、样式都有所不同。除此之外还可以欣赏到中国酒的文化、书法、艺术等。

目前，已收藏全国各地1200多种酒瓶，包括港、澳、台等地区，甚至还有俄罗斯、日本等地的酒瓶。

每到逢年过节便是柴敦益老人收藏酒瓶的“旺季”。老人有时候专门抬高价去购买空酒瓶，并且对各类酒瓶登记造册，形成了一整套酒瓶专辑，还创作了酒瓶顺口溜。

“自从收藏酒瓶被报道以后，增强了我收藏酒瓶决心和信心。”柴敦益老人说。曾经，白河老体协为他专门举办了一次酒展，柴敦益老人便开始展览他的酒瓶，免费对大家开放。

酒瓶无价酒有价，无酒也醉人，除收藏酒瓶外，柴敦益老人闲娱之余，还喜爱拉二胡、吹笛子、收藏石头。他说，收藏酒瓶让他领略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，也了解到中国各地的酒文化的源远流长。